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
王鸿达卷

青马湖

王鸿达
◎著

QINGMAHU



那个骑青马而来的男人
那片为青马而生的湖水
那人。那马。

他们最终去了哪里
为使命奔波的匆忙的行者
是不是恰巧正是我们的前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
王鸿达卷

青马湖

王鸿达◎著

QINGMAHU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马湖 / 王鸿达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0. 2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王鸿达卷)

ISBN 978 - 7 - 5205 - 1419 - 4

I. ①青…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45048 号

责任编辑：卢祥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100142

电 话：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010 - 81136655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19.5 字数：235 千字

版 次：202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3.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

《肇州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开放蒙荒时，委派巡防局理刑主事庆山来到肇州县境，勘定安字十二井中心（今老街基）作为肇州城的选址地。自光绪二十七年起，关内汉人开始流落到此地，开荒种地。

这一年春天，细瘦得像麻秆穿着官衣的庆山主事，是骑着一匹矮腿长毛的青灰色马从呼兰过来的。由二站（古鲁驿站）一个站丁吴有顺在前头给牵着马引着路。这站丁吴有顺惦记着家里的老婆生孩子，想尽快把庆山大人送到下一个驿站三站（茂兴）上交差了事。庆山大人从呼兰府过来，就是这么由一个驿站一个驿站交接做向导引路的。哪知那腿短毛长的畜生不解人意，竟贪起嘴来，时而去啃茅草道上的嫩草芽，时而又去啃草甸子上的车前子（车轱辘菜）。这是个早年，虽时令已进入五月份了，可那草甸子上的草却刚刚冒绿。

这样走走停停，再加上头上蔫了吧唧的日头晒着，那细瘦身板的庆山大人摇摇晃晃竟在马背上打起盹儿来。

吴有顺虽然心里着急，却不敢打那马一下。那青灰马后还跟着一个骑着马的随从，那随从的后背上背着一个长圆皮筒，装着大清北域勘测地图。他一边走，还一边四处观望。

照这样的速度，就是走到天黑也走不到骆驼脖子的三站去。走

走着走着，吴有顺也不急了。他在马上走了心思，他在想他那个大腕媳妇马桂花，这回是能给他生儿子呢还是生闺女呢？他这媳妇人高马大，丰乳肥臀，站上的弟兄都说这样的女人是准保能生儿子的。更让他感激这个女人的是，马桂花是去年一路打听从河北老家到东北找到他的。马桂花是家里从小给他定的娃娃亲，吴有顺的父亲被清兵招募到云南戍边去了，撇下他们孤儿寡母守在家里，这一走就是十多年没有音讯，村子里有人说父亲在云南肯定有了女人。长到十五岁的吴有顺决心到云南去找父亲，他费尽周折走到了云南，到了那里才知军营里有人叛乱被朝廷镇压了，他父亲也战死了。他在官军里打听到父亲的死讯要回来时，官军却不让他回来了，让他充当军丁，跟着被发配到黑龙江来了。他一想反正黑龙江比云南离河北近些，等到了关东再想办法逃回老家去。可是到了站上才知道站丁是不允许走出这方圆百十里的，往南走出百里就要砍头。他亲眼见到一个站丁受不了这里的苦寒，往南逃走时被捉回来，砍去了双脚，又砍去了双腿，大冷天吊在拴马桩上，血流尽而死。吴有顺就死了心，想这一辈子怕要孤身在这塞外了。大清朝廷除了规定站丁不许离开驿站百里之外，还不允许站丁与满蒙女人通婚。此后多年里吴有顺心里只惦记老家的两个女人，一个是他娘，一个是大他一岁的马桂花。

前年冬天，从北边漠河十八站过来一队为朝廷押运金子的清兵，在他们站上歇脚时，官兵里面有一个河北籍的清兵老乡，他偷偷写了封信让老乡捎回老家那个槐树村去。那河北籍清兵从山里走出来，脚上起了冻疮，他给淘弄点儿獾子油抹上了，这么着才搭上话攀起老乡来。

他本不指望老家会有什么回信捎给他，他只希望这个河北籍清兵把信转到就行，让家里人知道他是死是活。他想这么多年过去，

马桂花也早该退婚帖嫁人了。

谁知一年后，马桂花像从天而降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夏天傍晚出现在草甸子上的人高马大的女人就是马桂花。那天傍晚，他正在驿站外面的草甸子上割蒿子笼火驱蚊子。这是他们夏天每天晚上都要干的事情，否则他们就会被那厚厚的蚊子叮得连屋子都出不去，还有马厩里的马，也得靠他们笼艾蒿烟火驱赶蚊子。这天晚上轮他值更做这件事情。他刚刚在马厩木栅栏外笼起那堆艾蒿烟火，顺着飘过头顶的浓烟抬起眼睛，就看见一个头部裹得严严实实的人影朝这边走过来，这人头上像顶着一团乌云。

走近了，才看清是一个头部被捂得严严实实的女人，而且疲惫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她一抬手从露出的脸颊上抹下一片像草莓汁一样红的蚊子血来。她的嘴唇也肿得老高。

“有……顺？你是……顺……子——”她那肿嘴唇张了一下。

吴有顺一愣怔，有十来年没有人叫他的乳名了。

“你……你是——”

“俺的老天爷啊，俺可找到你啦，俺是桂花啊——”那女人摇晃了一下要倒，吴有顺上前扶住了她，他还是不能相信。“桂花，你真是桂花？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那女人就歪倒在他怀里呜呜哭了起来，吴有顺抱着她蹲在艾蒿火堆前也呜呜地哭了起来。

等两人哭够了，马桂花才抽抽咽咽告诉他，他娘在头两年过世了，是她戴的孝给他娘送的终……那个河北籍清兵把信带到老家，桂花这才知道他在外头还活着，不顾她爹娘的劝阻，就一路打听着找来了。

吴有顺把桂花领进站丁房子里，把马桂花给别的站丁和长官做了介绍，官丁们都很惊讶马桂花一个女人能从河北找到这里来。当

夜这几个云南籍的站丁给她让出一个铺位来，用布帘子挡上睡下了。

第二天站丁上岗出去，长官准假吴有顺留在营房里和马桂花好好唠唠嗑儿。吴有顺打来一木桶洗澡水，叫马桂花洗洗身子。他在屋外守着。马桂花洗完穿上衣服出来，连吴有顺也吃了一惊，马桂花竟是一个俊秀的女子。只是这两三个月在路上脸也没有洗，头也没梳，才让她咋黑瞅着一副邋遢相。还有有时在路上为了安全，她故意女扮男装。看着站丁们回来眼睛都往马桂花身上瞅，吴有顺想晚上不能叫马桂花住在站上了，他出去找附近的蒙古人包八万帮忙，在离站不远的一块田地上搭起了个马架子窝棚，当晚就和马桂花成了亲。包八万还带了两坛蒙古老酒来驿站，和站上的弟兄喝了他们的喜酒。

晚上圆房时，看着桂花身下流出了红，吴有顺这才想起来问道：“桂花，这么多年，俺是死是活你都不知道，为啥还等俺不再说个人家？”

“你是俺一早定下的男人，俺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俺要嫁人，娘咋办？”

桂花的话叫吴有顺觉得马桂花是个重情重义的刚烈女子。他紧紧地把这个丰腴滚烫的女人身子搂在光裸的怀里，比起站上那些不晓得女人是啥滋味的兄弟，他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了。同时他也知道，桂花这一来，今后也别想再回老家看她爹娘了。

春风和煦地吹拂着草甸子上刚刚开放的蒲公英花，那黄黄的小花星星点点，在吴有顺眼里是如此可爱。也许因为有了女人的缘故，他才觉得这荒芜的大甸子不再像以前那么孤寂了。此刻，他甚至觉得眼前马背上这个老头都有点儿可爱。自从他们被发配到这里来当站丁后，对清廷上下的大小官员都本能地怀着一份戒备和敌意。

“嘚、嘚……”轻轻踩在草丛里的马蹄还惊起一些野鸟，有黄莺、铁雀、灰雁、斑鸡……在大甸子这么多年，他认识草甸子上所有的野鸟，当然有些野物他也是从八万爷那里知道的。

这个季节也是野鸟孵蛋的季节，他想着回去时能捡到一两窝鸟蛋来给老婆桂花下奶，最好是雁蛋，一想到桂花那两只白白的大奶子，吴有顺就一阵心旌荡漾了。

前面这条清水沟，吴有顺以前骑马也走过，宽十几米，今年天旱，沟水只有细瘦的一条，不过三五米，且水浅浅的还没没过马小腿。吴有顺眼盯着两只惊起的水鸭贴着水面蹿飞到对面的草丛里，不由得两腿夹紧了马肚子，那马便一昂头三步并作两步哗啦啦奔上了对岸。马前蹄刚刚登上岸，不料身后传来一声惊呼——“哎呀！”他急忙回头，却见庆山大人瘦瘦的身子正从马上栽下来，那匹青灰马一只前腿跪在了水里，那跟在后边的随从急忙把马靠上去扶住了庆山大人的身子，不过庆山大人那顶长翎翅的红官帽却掉进了水里，顺着水面漂走了。吴有顺也急忙跳下马去，扑腾进水里，先把庆山大人连人带马拉上岸，又折身再去水里把庆山大人的红顶官帽捞上来。

吴有顺湿淋淋着身子走上岸来，就“扑通”一下子跪在了庆山大人的面前：“大人饶命，恕小人有罪，一时疏忽！”吴有顺深知清官大人的官帽是落不得地的，这可是杀头之罪。他已斜眼瞅见那随从李兵丁把手摠在腰刀上。

庆山看看跪在地上的吴有顺，又望望弯腰低头在水边饮水的那匹青灰马，像刚刚睡醒过来，忽搭了一下眼皮问：“这条沟叫什么名字？”

“回大人，这条沟叫青马沟。”

“嗯，好名字，好清澈的一条水泽。”

沟水又恢复了先前的平静，极清的水浮着日头和两朵白云在里头，那匹青马的影子也倒映在水里。

“你起来吧，刚才也怪老夫打了个盹儿。”

“谢大人恕罪。”

庆山大人接过他举过头顶的红顶官帽，摸了一下红绒穗，说了一句吴有顺没有听懂的文词：“清水洗尘哪。”就将这顶还溽湿的官帽扣在了他那垂着花白辫子的头上。

只走了一会儿，官帽就被这头顶上暴晒的日头烤干了。庆山叫三人把马停下来，他问小李子：“这是到哪里了？”小李子把身上背着的圆筒里的地图取出展开了，说：“回禀大人，这里是安字十二井。”庆山大人望望四周，就指着一处高岗说：“就这里了，明日去差个石匠来凿个石碑立在此。”“噫！”小李子应命。

吴有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也如同得到了大赦。当晚他打马赶回他的马架子窝棚，马桂花正头上蒙着一条毛巾，搂抱着一个啼哭的婴儿躺在炕上，婴儿见到他就不哭了。他赶紧掀开小蓝花被子一看，是个带把的，又在炕下冲南头跪下了：“爹、娘，你们地下有知，咱们老吴家有后了！”随后他问桂花，儿子是几时出生的。马桂花告诉他是午后卯时，他一算刚好是他向庆山大人求饶那一刻，又说了一句，是儿子救了他一命啊。

吴有顺那时还不知道这个庆山官大人在那里埋个石碑日后对这方圆百里有什么意义。他只知道儿子这一天降生给他带来了吉利。他把回来时在青马沟边的草窠子里捡到的六七个野鸭子蛋给马桂花煮了。他给儿子取名叫吴带福。

关东松嫩平原上有两条江像铁犁铧一样从这片广袤的黑土平原上划过，一条是从北面极寒的大兴安岭发源过来的嫩江，一条是从南面的长白山发源过来的松花江，两条江在三肇弯骆驼脖子处交汇，呈一个大大的人字形。无论是先前到过这里勘定县址的庆山大人，还是后来来这里上任的沈崇绶大人，都认为这两条江是走了龙脉，而且两条江的弯曲走向正是大清龙旗图腾的那条龙的样子。

每年一到十月份江就开始封冻了，一直到次年四月份才开始解冻，解冻时那江里的冰排就像脱缰绳的野马浩浩荡荡从上游奔腾下来，撞击出无数条死鱼上岸来。吴有顺就跟着包八万爷去二十里外的松花江边上捡过冻鱼。八万爷也用他那杆俄国造的鹰牌猎枪打过顺着嫩江漂下来蹲在一块大冰坨上的黑熊。这只冬眠的黑熊是饿极了跑到江里来吃鱼的，就被翻滚的冰排顺江冲下来。八万爷那杆猎枪更多的时候是打狼、獾子什么的。

冬天的时候，吴有顺看见过八万爷一个人骑着马走过江去，马背上驮着十几张狼皮、狐狸皮。等他回来的时候，马背上的狼皮和狐狸皮都不见了。

“八万爷，江南是啥地场？”

“扶余城。”

“热闹吗？”

“是你八辈子也没见过的热闹。”

吴有顺就和别的站丁像冻着了似的啾啾哈哈往鼻子里吸了一下冻出了老长的鼻涕溜子，抄着袄袖子又缩回站丁房去。江南是他们

从没有去过也不敢走过去的地方。吴有顺后来听从江南过来的喇叭匠杨殿甲讲，一般从关内“闯关东”过来的人到扶余就不往江北来了，一是夏天不容易过江；二是冬天江北要比江南冷，且人烟稀少，狼多，胡子多。山东人喜欢扎堆，河北人喜欢结伴，无论是山东人还是河北人都把蒙古人视为异类，哪有把先人放在勒勒车上喂鹰的，这在汉人看来是最大逆不道的事情了。

包八万爷是这片草原蒙古部落一个世袭的王爷，汉名叫包八万，蒙古名叫“簸勒汁·尼玛”。八万爷系成吉思汗弟弟哈布图哈萨尔十八世孙布木巴的后裔，世代居住在这里，承袭祖业。他本来有册封的八百垧良好草场，可他这人喜欢打猎，喜欢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草场疏于管理，头年朝廷开放蒙荒，从江南过来的汉人从他手上买去不少荒地，他乐得逍遥自在。包八万爷年轻时娶过一个女人，可是这个女人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后，就染上一场病死了。此后他再没有娶女人。包八万爷的儿子长大后，他给儿子娶了个女人，还是满族正黄旗一个贵族家的女人，他本来指望儿子成家后能帮他打理家业，管理家里和草场上的事，哪知包家这个少爷不争气，染上了烟瘾和赌瘾。

吴有顺有时也会看见包八万爷家的少爷尼布皮袍腰间掖着一只鼓鼓的皮口袋过江去，不过那多半是老八万出去打猎的时候。尼布过江有这两样东西在吸引他：一个是赌，一个是抽。回来时，看见少爷那腰袍上的皮口袋瘪了，小脸蜡黄，一路上哈欠连天，吴有顺就想，八万爷家的家业早晚会毁在他手里的。吴有顺从在云南待过的老站丁那里知道，人一旦染上这大烟膏子，是比赌瘾比嫖瘾还难戒的，所以当年吴三桂在他的军中特下了一条死令，如发现军营中谁窝藏烟土，一律格杀勿论。相反，对于嫖女人，吴大人倒要宽松得很，不知这是不是和他一生的嗜好有关。

包八万爷过江南去，除了倒腾些兽皮、兽骨外，有时也去烟馆、赌馆里寻少爷。如果找着了，他会把少爷两手绑在马后的绳子上，把他拖着跑回来。大冷的天，少爷的脸冻得煞白，那脚指头都冻烂两根了。可烟瘾、赌瘾犯了，尼布还是忍不住偷偷往江南跑。

对于儿子的嗜赌成性，包八万爷也认命了。有一回他过江南去，遇到一个算命的瞎子，瞎子拦住他，要给他算一卦。包八万爷本不信这汉人的东西，他只信奉萨满教。不料那瞎子在摸过他的骨相后，竟随口说出他的汉名“包八万”来，叫他心下一惊。更叫他一惊的是，那瞎子又顺口说出他命里犯赌。他怔在那里了，听瞎子娓娓道来：他脸骨方正，留有三绺胡子，与纸牌上的八万（朱全）相似，命里该着有犯赌这一劫；而且这一劫会出在他独苗的儿子身上。他走时，给那瞎子留下一锭银子。

赌他不怕，而那抽，他却担心会要了那畜生的命。这畜生的抽是随谁来的呢？这不由得让他想起他那个女人，嫁给他时，就带着一杆长长的紫铜锅梨木长烟袋，终日那长烟袋锅不离手。那女人害有头痛病，一犯起病来更是抽得凶，后来他才从伺候她的丫头那里得知，她的烟丝里夹有从她娘家带来的烟膏子，这东西可以止痛，就叫她上了瘾。而奶在她怀里的儿子，一定也是吸了这烟雾才染上了这口。他真后悔当初没有坚持让儿子喝羊奶，是那个女人坚持要喂她的奶的。说羊奶不会把人喂聪明了，只会让人变成野蛮人。

现在他把儿子看在家里，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尼布所有的烟枪搜出来，折断烧掉。再有就是他烟瘾犯了，把他捆绑在一间单独的屋子里，任凭他发出像深夜独狼一样的嘶叫来，也不允许别人去把他解开。

那深夜里发出的嘶号声，会顺风传到几里之外的古鲁驿站上来，值更的吴有顺听了，就在心里生出几分对尼布少爷的同情来。都说

女人是男人的拴马桩，这尼布少爷的婆娘咋就拴不住尼布少爷这匹马呢？

说起来，要怪也有点儿怪包八万爷。那还是有一回从吉林府过来一个往黑龙江墨尔根去的清军军官，夜里在包八万爷的府上留宿。好客的包八万爷晚上又是烤全羊又是马奶酒来盛情款待这位那图达军官，结果酒席上两人都喝醉了，歃血为盟结为亲家。正好这姓那的军官有一女儿待嫁在家中，年方与尼布少爷匹配。

等到那清军军官从墨尔根公干回来，把女儿从吉林送过来时，尼布少爷和包家上下都傻了，这那图达的女儿那慕容长得又瘦小又丑，脸上还有点儿浅白麻子，眼睛看人时还闪着极冷的光。尽管包八万爷也有点儿为那晚酒醉后的失态后悔，可是他还是依照蒙古人的礼仪为尼布举办了婚礼，强令尼布与这丑女子结了婚，并收下了亲家那军官带来的一份厚厚的陪嫁，走时又回赠给那军官五匹良种马。

成亲当晚，尼布并没有同新娘圆房。一直到第五日上，包八万爷叫人把喝得大醉的尼布少爷抬到新娘的床上。从此少爷常常借口打理田地和草场上的事，在外面跑，睡在外面是常有的事。包八万爷打发下人去找，不是发现他烂醉如泥睡在草垛里，就是和一些汉人在人家炕头上赌博，少爷就是从这时渐渐染上了赌博恶习。

一晃三年过去了，这个儿媳肚子还平平的没有半点儿动静。这倒是有点儿叫八万爷着急的事情。不知是她不是一只下蛋的鸡，还是自己那货是一只不会配种的骡子。

所以当看到台站上吴有顺那人高马大的女人为他生出一个儿子来，八万爷嫉妒得眼睛都像草原上的狼一样绿了。当冬天来临时，听说那个女人因为缺少口粮而奶水不足时，包八万爷特意打发他的女儿尼日朗花给小带福送来了鲜奶和奶酪。

关东腊月是一年里最寒冷的月份，户外滴水成冰。就是在这鬼龇牙的天气里，江南扶余县里也热闹得熙熙攘攘，有江北过来的蒙古人在交易牛羊皮子和冻奶坨，也有满族人在交易鱼皮、服饰。扶余城里除了当地汉人开的饭馆、烟馆、赌馆、大车店、妓院外，还有从关内流浪到这里来的汉人，做着各种营生，有卖艺的、耍杂耍的、劊猪的、剃头的、干泥瓦木工活儿的、吹红白事的喇叭匠……多是些临时落脚在这里混口饭吃的。

这几日城北头的客来顺大车店里，就住着几个刚刚到这里不久的山东客，四男一女，他们是结伴落脚到这里住下的。五人当中，有一对邹姓父子、一对乔姓兄妹，还有一个跑单帮的姓杨的喇叭匠。

这对邹姓父子，父亲叫邹万灵，今年三十九岁，矮个头，窄脸，眨巴一双眊眼，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一根辫子从瓜皮帽后垂下来。他身上还穿着从山东老家出来时带的一套小棉袄肥棉裤，到东北就进腊月了，这身棉袄棉裤就没离开过身。他儿子曾要给他买一件羊毛坎肩，他说什么也不要，只让他儿子自己买了一件羊毛坎肩套在身上。

他儿子叫邹守田，年方十八，中等个头，圆头圆脸，看面相是随了他母亲，唯一随他父亲的，就是一双精明的小眼睛。

姓乔的兄妹，哥哥叫乔焕章，妹妹叫乔焕芝，兄妹俩都长着一双秀气的大眼睛，与哥哥白净的方脸比起来，妹妹的枣核脸更显得秀气些。她苗条的身形，梳扎着一根又黑又粗的长辫子，那用红头绳结着的辫梢常常扫到她丰满的臀部上。她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有

股子山东妮子的泼辣劲，屋里屋外的活计，她都拿得起放得下。

乔焕章比妹妹大四岁，今年二十岁。这乔焕章在山东登州府考取过秀才，本来是要做官的，可是他考取秀才那年父亲病故，母亲不久也辞世了，他只好回乡照顾尚年幼的妹妹。念过书的哥哥很开明，自小不主张妹妹裹足，因此妹妹就长了一双和别的女子不一样的大脚。哥哥现在还暗自庆幸，幸亏没有让妹妹裹脚，否则真不能这一路跟他走到东北来。看父母相继过世，剩下的叔叔婶婶就开始挤对起这兄妹俩来，地也分给他们很小的一块。乔焕章从报上得知关东开放蒙荒的消息，就写了一纸契文，放弃了家里那几亩薄地，卖了些银两就带着妹妹出来闯关东了。哥哥脚上那双棉鞋还是妹妹纳的。到吉林后，哥哥又从蒙古人手里买了两件羊毛外套坎肩，和妹妹一人一件穿在身上。

再说跟他们结伙过来的喇叭匠杨殿甲，在家里时就跟人学艺吹唢呐，也跟过人家班子。这次出来只背了一杆唢呐，从大连码头下船，过普兰店时身上的盘缠就没了，好在路上结识了乔家兄妹俩，给他接济着这才一路走下来，到了奉天后又和邹家父子搭了伙。

他们是半个月前来到这里的，每日住店吃饭的钱都是大伙儿凑在一起的。刚开始住下时，本来以为可以在扶余城里临时找些活儿做，再做日后的打算。可是邹家父子和乔焕章出去寻摸了几日也没有找到活儿做。这死冷寒天的，出去手都拿不出来，更别说有什么营生可做。倒是杨殿甲出去找到了两三份白事活儿做，挣了些钱，这才勉强能在这大车店住下去。吃饭呢，也尽量要乔家妹子省着些米做。可大家心里清楚，这样闲待下去也不是个事。

这日下午，看见儿子邹守田又跟杨殿甲去听蹦蹦戏回来，邹万灵就拉下脸来：“守田，咱不是关东人，咱不能那么不着五不着六地看那花花戏，能当饭吃？”

乔焕章已听出那话里的味道，说道：“大叔，您别犯愁，俺这儿还有些银两，不会叫店主把咱撵大街上去住的。”

邹万灵叹了口气，就咳嗽起来，东北的寒冷让他患上了风寒，没见好，咳嗽的毛病也犯了。乔焕章叮嘱邹守田明日去药铺抓服药来。邹万灵赶紧摆手阻止了，他是怕花钱。夜里他只是靠近炉筒子晾出后背，叫守田给他拔了几罐子。

铺炕的另一头上，拦着一道布帘，睡在布帘那头的乔焕芝捅了捅她哥，悄声说：“哥，明几个做饭的米要没了，咱哪还有银两呢？”乔焕章悄悄说：“要不明日你把手上的镯子拿当铺先当了。”焕芝说：“俺不，那是娘留给俺的。”

不料这话被睡在乔焕章身边这头的杨殿甲听到了，第二天他一早出去，回来把杨家兄妹扯到一边说，他刚才出去寻到了一份死人的白活儿，这份活儿可挣下够这两日吃的，别叫焕芝妹妹去当手镯子了。乔焕芝就有些感激地瞅了杨殿甲一眼，可是靠挣死人的钱也不是个事啊。杨殿甲又说，刚才从街上回来，看见街头有一个要打官司的人立在雪地里央人写打官司的状子，如赢了官司必有赏银酬谢。“乔大哥，你是秀才，可否去代写这份状文？”乔焕章本没太在意，后来问杨殿甲道：“这人在哪里？带我去看看再说。”二人随后就出去了。

等到了下午回来，两人都一脸的喜色。乔焕章嘴里还说道：“这狗官太仗势欺人了，这大清的律法岂能容这等恶人欺霸人祖业家产！”一问方知乔焕章出去了这半晌是帮人代写了这份状子。几日后升堂，如赢，那原告人家答应送二十两银钱来。

不知是这一消息让大家兴奋，还是看到邹万灵咳嗽有所减轻，乔焕芝问邹大叔晚上想吃什么，她给大家做。不等邹万灵开口，邹守田说，面条吧。没细粮，苞米面做也行。乔焕芝问为什么吃面条。